

夏岸风轻

蜻蜓逐水来

◎肖胜林

小水蜿蜒，静静穿村而过。河面不宽，水流缓缓。夏天，雨水一场赶着一场，河水慢慢涨起来，水色微微发浑。

河岸上，长着几棵老槐，也有几棵柳树，柳枝垂落，绿丝袅袅，笼出一片浓浓的树阴。枝叶间，常有蝉鸣声声，此起彼伏。

夏热，河边却有清凉。树下，常坐着老太太，弓着腰，编着绿绿的蒲扇。蒲扇在她手里上下翻飞，像在舞蹈。也常见有老者，树下支一张小方桌，泡一壶热茶。收音机放在桌上，调一出京剧或是吕剧、黄梅戏。收音机里唧唧呀呀，老者望望河面，望望河边从生的蒲苇，好久，才慢悠悠喝上一口茶。

河面上，天天都有蜻蜓飞来飞去。蜻蜓碧绿，眼睛鼓鼓的，绿宝石般，贴着水面飞，也会悬停在水面之上，振动着翅膀，悠闲自在。有时，它们边缓缓飞，边用尾巴轻轻点一下水，水面上便有了一圈细细的涟漪。这种绿蜻蜓我们称“官艇”，它们多在河面上盘旋，很少飞到岸上来。只是偶尔，也许是飞累了，有那么一只会悠然飞到岸边，停在岸边的蒲草叶上。

岸边玩耍的孩子，见蜻蜓落下，便动了心思，要去捉它了。孩子屏住呼吸，轻手轻脚凑过去。蜻蜓似无察觉，双翅展开，头几乎贴在蒲叶上，一动不动。挨近了，孩子迅速抬手，飞快伸出，意欲捏住蜻蜓翅膀。好像触手可及，蜻蜓却忽然醒过来，翅膀轻轻一振，眨眼间，便从岸边的蒲草叶上飞起，掠过水面，稳稳落在了河中间的芦苇秆上。只留下孩子站在岸边，愣愣地望着，半天回不过神。

太阳慢慢西沉，暑气一点点散去。岸边的小路上空，飞来了黄蜻蜓。开始是三五只，只一会儿工夫，便有了三五十只，在半空飞舞，也贴地面盘旋。黄蜻蜓全身橙黄，比“官艇”小巧，夕阳洒在它们透明的翅膀上，泛着柔和的光。

黄蜻蜓成群结队，在小路上空盘旋。孩子们高举扫帚，站在小路上，蜻蜓就在他们身前身后缓缓飞着，有的还轻轻掠过脚面。孩子们胡乱挥舞着扫帚，左一下，右一下，扑打着，嘴里大声喊着：“妈妈妈妈来呀，我给你穿花鞋呀；妈妈妈妈去呀，我给你穿花裤呀。”黄蜻蜓被叫做“妈妈”。清脆的喊声，裹进淡淡的夏风里，飘进了小河两岸的人家。

两岸人家院子里，都种着一畦韭菜，搭着两架黄瓜。得了水的便利，韭菜长得绿油油的，黄瓜都顶着金黄的小花。菜园里，有人蹲着拔草，日落西山，便摘下头上苇笠，随手挂在黄瓜架的竹竿上。过会儿，抬头，就见一只被叫做“红媳妇”的蜻蜓，静静落在苇笠上。这蜻蜓通体嫣红，如一枚小红玉。

暮色渐浓，漫天的蜻蜓渐渐不见了踪影。小河里，蛙声渐渐响起。孩子们总归能捉到两三只蜻蜓，小心翼翼捏着翅膀带回家，轻轻放进蚊帐里。在他们心里，蚊帐里有了蜻蜓，夜里就不会有蚊子叮咬，连晚上的梦，都能做得安稳。

房屋东边，紧挨着一大片麦田，我跟麦田是邻居。

秋天播下种子，长出绿茸茸的小苗，一行行整齐排列。清晨，尖尖的针尖似的发梢上，挂着一滴晶莹的露珠，太阳照过来，红彤彤的，像昨夜盏的灯盏。

到了冬天，麦苗的叶片长且宽，有点像韭菜叶子，碧绿密实，且带有一种经风浴雪的憔悴，但它的根系却紧紧抓着泥土，一点点积蓄力量。常有麻雀落下来，站在畦埂上，频频啄食，看不清它们吃的什么，麦苗却依然毫无惧色地舒展身子，寒风过时，它猛然抖一下，好像抖掉身上的尘土。

过了年，下一场春雨，春雨透明甘甜，滋润着大地万物。麦苗的面色有了细腻的温润，叶子开始泛泛饱满的绿色，仿佛轻轻抚摸一下，会把你的手指染绿。

傍晚的时候，父亲去麦田里转一圈，看看可爱的麦苗以怎样的姿态蓄势待发，顺带着挖点野菜，赶明儿吃顿野菜水饺。

清新的浅夏，恰似一首悠扬的乐章。艳丽的春天已暮，炎热的盛夏未至，风柔云淡，草木茵茵，蜂飞蝶舞，处处洋溢着蓬勃的生机和活力。丰子恺说春方得真青山，我却觉得一年好景在浅夏。此时，最适乎偷得半日清闲，约上三两好友，于乡间阡陌，于山林幽径，于街头花园，随意走进大自然绘就的斑斓的风景画里，寻一帘葱茏清翠，捻一缕岁月馨香。

浅夏的风景画里，主色调无疑是绿。此



云水之约

◎迟玉红

今年夏日的风儿与往常不一样，它时时刻刻给我带来山野的味道，让我迫不及待地再次去追风。或许是我与文冠果的约定一直没有兑现，也许是我过于倾心于它，彼此之间已心有灵犀，冥冥之中特意安排让我们再次相见。

王府牌坊西侧途径一座桥，桥名“春晖桥”。据导游介绍，它的名字出自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。沿着迎宾大道一路前行，两旁一排排高楼拔地而起。右侧是改造后焕然一新的棚户区，左侧则是充满生活气息的商品房。这条迎宾大道，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生活的美好变迁，日夜收获着他们的幸福与温暖。

“孝者，德之本。”在长庚享老中心大楼里，这里的老年人有的围在桌旁，下围棋；有的坐在窗前，喝茶闲聊，还有的独自一隅，安静地读书看报……我曾在电视里看到过这种大家庭的温馨画面，也曾小说里写过这种画面。当真实的场景展现在我面前，我突然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

摄影人眼中的世界，处处都是美丽的风景。当车子在山路间穿梭，我仰望着前方的高架桥，一条条蜿蜒的山路，环绕着周边绿意葱茏的山林，俯瞰山下一座座高楼和一条条整洁的街道，忍不住赞叹，这就是青州版的“最美齐鲁天路”。只因车子在行驶中，我无法拍摄出它最美的样子。此时，我真想一个人，背着相机辗转于山野间，我相信我的取景器里不只是桃花源和水云间，还有一摞摞优美的文字叠加在一起，堆积成现代版的陶渊明的田园生活。

我和儿子来到文冠园。在这里我看到了更多粗壮高大的文冠树。相隔不久，我终于见到现实中文冠果的样子，一串串绿油油的果实，像一顶顶官帽挂在树枝上，在山风里撞来撞去。

儿子用他童话的语言，在文冠树下痴醉地描绘着这美好的一切：阳光打在他的头顶上，泥土吐出炙热的蒸汽将光线扭曲，使他看不清远处的森林；尘土被草地拉去歌唱，滋润着一粒又一粒种子。

我问他，为什么说：“泥土吐出炙热的蒸汽将光线扭曲……尘土被草地拉去歌唱？”他说：“那是因为勤劳的农民伯伯，把田地里清除得很干净，看不到杂草，让文冠树和种子快乐地生长。”

陪同的工作人员，特意给我们泡上了喷香的文冠茶。她说：“这里种植了一万多株文冠树，很多树龄高达40年以上。我们与当地村民达成合作协议，盘活荒地成立合作社，走出绿色发展的新路子。文冠花开的季节，兴了旅游，美了乡村，还富了相邻。采摘嫩芽的季节，村民一天能采收2斤多文冠茶叶，收入3000多元。文冠果不但能榨油，也能做蔬菜。由文冠果种子油制备的生物柴油还作为可再生绿色燃料，从绿化荒山到城市园林美化，从维护‘舌尖上的安全’到维护国家粮食安全，从助力脱贫攻坚到建设美丽中国，这是文冠果带来的多重价值。”

文有冠，冠有茶，我终于明白，一朵花的缤纷缘何惊动了一座城。

当采风团一行站在正在建设的山水中



光影潍坊

摄影:孔祥秋
拍摄地点:临朐蒋峪

我与麦田为邻

◎孙爱勤

子，用镰刨出一道长长的沟，扎上一道密实的篱笆，鸡只能望麦兴叹，怅然若失地回到天井里。

春风吹拂，春雨哺育，眼见着麦苗一天一个样儿滋滋往上长，鲜活水灵，朝气蓬勃。父亲扛着锄头，在田埂上来回查看，看见野菜杂草，他就用锄头刨出来，板结的地方，锄一下，松松土，让小麦的根须喘口气。

小麦也会得病，也容易招虫子。父亲每天巡视一遍，一旦发现端倪，立即用药，父亲说，田间管理很重要。

没事的时候，父亲喜欢到麦田里转转，或者蹲在田埂上吃一袋烟，望着一地绿油油的麦苗，脸上写满了喜悦，眼角眉梢燃烧着幸福的小火苗。

小麦拔节，抽穗，长出了一头毛刺刺的麦芒，麦芒还绿着，但笔直，挺拔，与太阳的

光线交织在一起，酝酿一个剑戟林立的夏天。这时父亲要给麦子浇一遍水，施一点肥，之后，它们开始更大规模地茂盛生长。

此时的小麦叶子愈发绿了，带着耀眼的油光，在太阳底下有些刺眼，父亲轻抚了一下麦子的穗头，穗头点点头，好像是对正在孕育丰收的承诺。

麦穗泛黄的时候，离成熟已经很近了，常有“花媳妇”（七星瓢虫）趴在麦穗上，随着夏风荡秋千，坦然安静，很享受的样子。下了学，孩子们揣着火柴盒，一个个捉来，放火柴盒里养着，但不知它吃什么，喂米粒喂麦粒，人家连嘴都不动一下，几天工夫，僵硬了。孩子们唏嘘一番，但很快忘掉，匆匆忙忙跑到野外挖猪食去了。

快成熟的麦子香气很浓。我们坐在天井里喝茶，乘凉，看月光漫天飘逸，麦香翻过墙

头，像水一样流淌，染得袖口裤脚都香喷喷的，甚至用手摸一下，都能粘到手指上。

翌日，父亲拿剪刀剪了麦穗，让母亲放在灶下烧，孩子坐着小板凳，守在灶前，不时吞咽着口水。约摸熟了，母亲用烧火棍掏出来，放手心里反复搓，双手交替着吹出麦糠，鼓胀的麦粒在手心里圆润着芬芳，母亲说，这麦子成熟得跟小胖猪似的。

“蚕老一时，麦熟一晌”，很快到了收割季，满地麦子就像归心似箭的游子，盼望着早点回到场院里，早点儿走进丰收的粮仓。

几把锃明瓦亮的镰刀，嗖嗖钻进麦田里，一阵窸窣窸窣响，一片片麦子倒下去，露出了整齐齐齐的麦茬。父亲站直身子，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望了一眼割倒的麦子，一丝笑容爬上嘴角，鲜花一样绽放了。

等一个浅夏

◎罗新海

时，大自然好像按下了生命的加速键，万物都在肆意生长。目之所及，田野绿了，山岭绿了，树木绿了，河溪绿了，鲜亮明澈的绿色蔓延到遥远的天际，与蓝天融为一体。这份绿，比春天的嫩绿多了几分厚重，比盛夏的浓绿少了几分深沉，深浅错落如工笔晕染，浓淡相宜似水墨氤氲。你看，汶河岸边那满枝新芽，已垂绿碧帘，郁郁葱葱。辉渠万亩梯田，翠色凝烟，层层叠叠上远山，蜿蜒逶迤绕云间。田野里，扬花灌浆的小麦正在抽穗，风吹麦浪，连起衣袂翩跹。当晨雾漫过田野，满目的青翠便洒成如幻的波涛，一种涤荡心扉的曼妙油然而生，心绪也变得通透清爽起来。

夏花是这卷青绿山水上的点睛之笔。浅

夏，不只是绿的世界，还有花的绚烂。一季花开花落，依旧有下一季的花开花落。不过夏花不再像春花那般娇羞拘谨，它们开得更加热情奔放，毫不吝啬地展示自己的美丽。荷苞待放，蜻蜓飞舞，微雨轻，小荷萌，榴花红，此番悠美的意境，想来就满心欢喜，更何况身临其境呢。还有“小黄城外芍药花”“满架蔷薇一院香”“一树流苏花如雪”……这些花，一片片，一簇簇，一团团，开得如火如荼，为浅夏增添了几分色彩，些许繁华，灿烂着整个夏日。驻足花丛中，与花草凝眸，与蜂蝶共舞，染一身花香，自己也沉醉于这花海中。

夏果在叶底偷藏着时光的香甜，浅夏是果实的成长期，其实也是收获的季节。看那

桃之夭夭处，一颗颗青绿的果实挂满枝头，躲在树叶丛中满是期待地向外张望，像极了羞涩孩童的模样。更有“为花结实自殊常，摘下盘中颗颗香”，伴着春天的孕育和生长，樱桃红了，芭蕉绿了，枇杷黄了，桑葚紫了。农人担着条筐走过田垄，洒落几颗脆生生的豌豆荚。各种颜色的瓜果轮番点缀着大地，飘来沉甸甸的果香，万物都在酝酿着成熟甜美的蜕变。

浅夏还是声音织就的锦缎。雨打，蜂鸣，蛙叫，蝉唱，鸟语，都赶在一起凑热闹，高低起伏，飘飘渺渺，唤醒清绿几行。这动听的天籁，给浅夏的画板绘又增添了人生在生下半场我们一起微笑着说，还行，还行！

鹧鸪天·远方寄思

◎范黎青

又到潍州四月天，轮番相约放飞鸢。几回梦里昆仑月，此际望中海岱烟。

凭雁字，寄云笺。边关哨卡夜无眠。今宵守得千家暖，明日同来赏雪莲。

金错刀·夏日微吟

◎张清奇

灯失彩，月藏身。朝来微雨湿榴裙。莺声渐老春无迹，苔晕初圆水印痕。

萍托露，麦摇云。蝉蛙犹待唱情真。小荷才展凌波步，却道蜻蜓早已醺。

小重山·暮春物语

◎袁卫霞

帘外东风挽暮烟。落花飞不尽，绕雕栏。一庭芳草翠无边。莺声老，残照隐青山。

往事忆清欢。霜痕凝鬓畔，意悠然。浮生逝水莫嗟言。云影掠，新月又弯弯。

再谒管宁书院有寄

◎张建华

割席何须问姓名，辽东避世守冰清。我來已是千年客，惟爱松声带雨声。

“适当作为”

耀从容

◎张国华

生命的年轮不停旋转，似水流年的岁月使银发老人进入了人生的暮年。

人生夕阳，温馨从容。生活节奏变慢，更需要清空心底的杂念，看淡生活的琐碎，学会取舍，懂得释怀，删繁就简。不再争，不再赶，不求金山银山，只求身体硬朗；不求轰轰烈烈，只求脚踏实地；不去惊艳谁的人生，只温柔自己的岁月；不攀比他人的生活，不内耗自己的情绪。

“共享马扎”进社区，在林阴、广场处，白发人屁股一坐感觉就来了。春风拂面，老而志坚，捋顺银发，谈古论今，荣耀感顿生。此时，谁说幸福在别处，在“夕阳红”的时光里，坐马扎的人浑身披着金光，旧时光可以渐行渐远，新憧憬在同频笑声中翩翩诞生。相聚“夕阳红”，不仅能叙情尽兴，还能重新找回激情的感觉。

“老有所为”是良好愿望，但硬撑就会在纠结中感到不安，其实大可不必。守着本心养性，牵着快乐游玩，让自己的特长见风就长。量力而行，尽力而为，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培养爱好，在小事中滋养自己。保持社交，在关系中感受温暖。自己只与自己比，当天有点小目标、小进步就高兴。看看看的风景，见想见的人，读想读的书，做有趣的事，人生自然就不会感到孤独无聊。

当“银发浪潮”迎面而来，追逐微光，精神丰盈，可耀的桑榆，使孤独的晚年拧成一股绳。低龄助高龄，银龄反哺兴，以老助老、邻里守望，弹奏起一片不落的欢腾。

曾经的辉煌已成过往，珍惜当下，保重自己即是智慧。老话说，老要张罗少要稳，就是让老年人活跃起来，共同坚守心中的热爱，高举看得见、摸得着的“炬灯”，带动更多的银发人参与有益于社会的各种活动。可见，只是要把握好度，“情暖夕阳”的故事就会延续下去。

“与世隔绝”不是良策，“适当作为”才是清醒后的笃定。笑脸擎着白发，欣赏身边的每一朵盛开的“银菊”，迎接那一缕昂扬向上的春风。在人生下半场我们一起微笑着说，还行，还行！